

# 當代設計師 施揚 羅鳴 造視角新景 突破傳統方式講藝術

一簇嫩芽「撕裂」炮彈的金屬外殼，露出它們的頭和一張張笑臉，眾多「嫩芽」或從牆縫裏鑽出來，或從水泥地上長出來，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，最終形成歌頌生命的「大合唱」。走過一條黑漆漆的長廊，一個身體斑駁的女孩側臥在浩瀚的宇宙裏，靜靜地獨白生命如「花」的故事，她的「小宇宙」空靈而縹緲，無聲地撥動着每一位觀者的心弦。在成都許燎源現代藝術博物館內，一場參展者和觀眾「未曾經驗」的展覽，引起轟動和業內關注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

是次展覽，由施揚、羅鳴師徒二人聯袂展出，共計 20 餘件藝術作品。施揚是中國櫥窗設計協會會長，曾獲 2019-2020 年度意大利 A' Design Awards 金獎、2020-2021 年度美國 MUSE Design Awards 銀獎、2021-2022 年度柏林設計大獎銀獎；羅鳴曾留學新加坡，是一位新銳櫥窗設計師，曾參與東方商廈、COCOON、華潤萬象城、嘉里中心等大型商廈櫥窗設計。

## 「微」視覺詮釋生命的力量

走進坐落於成都市三聖花鄉的許燎源現代藝術博物館，新奇別致的建築群和隨處可見的雕塑顯示出它獨特的氣質。行走在博物館的小道上，4 隻帶有斑馬條紋的「角」，忽然從牆壁上「冒」出，叫人心裏一震，「角」的裏端十分粗壯，由裏向外逐漸變細，最末端則似鳥兒尖尖的黃色利爪。這件名為《尖強》的作品，激發了觀眾一探「未曾經驗」的好奇心。

沿着一道窄窄的樓梯上二樓，映入眼簾的是一隻有着斑馬紋身的恐龍。8 米長、3 米高，強大的外表極具衝擊力。但是在金色犀利的獠牙之下，卻是兩隻細小的「手」和「腳」，與其龐大的身軀形成強烈反差，「這件用氣模製作的《微-Beauty》，呆萌的造型隱喻着警示意味。」策展人崔付利說，作品積極宣揚人們在面對困境和恐懼時無須逃避，應該勇敢地面對。

《微-凝視》則無限放大微生物的力量，迫使觀者審視和直面自己的內心，深刻詮釋了「你在凝視深淵，深淵也在凝視你」這句話的道理；一簇新芽擠破炮彈堅硬的外殼，爭先恐後噴薄而出，《微-冷漠》表現出了生命力的強大。作品《微-荊棘》《微-恐懼》以尖銳鋒利的形態出現，但卻是可躺上去的「床墊」，成為觀眾打卡的網紅，「人性總是仰望龐大的、高高在上的事物，輕易忽略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力量。」施揚解讀作品發出的啟示：只要世界人民團結起來齊心協力應對疫情，是否可以防患或者降低災害的影響；只要人人心存善念、多做善事，是不是可以阻止戰爭的發生？

## 作品反映人生狀態

奇幻的燈光，斑駁的隕石，一具少女模型「懸浮」在空中……在二樓另一入口，掀開一道黑色的布簾，彷彿步入一個科幻的宇宙空間。「這就是我的『小宇宙』，模型由我的真身放大兩倍而成。」羅鳴說，這裏安放着她的身體和靈魂，讓人每次看到這個場景都有一種莫名的感動。羅鳴介紹，她有時會處於一種迷茫、混亂狀態，常常將自己一個人關在屋裏，靜靜地側臥在地板上，將身體放空、心態歸零。於是，她將自己生命中的這種狀態展現出來，真實表達她靈魂深處的彷徨、無奈和思考，因此取名《靜默》。

轉過一道彎，便來到《長長的黑暗》起點，一眼望去，僅盡頭有一絲光亮。行走



藝術家施揚、羅鳴。

在黑漆漆的長廊裏，心裏除了一絲絲恐懼，更多的則是走向光明的期待。「這短短的 10 多米，其實象徵着人生之路。」羅鳴說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特別是在當前疫情影響下，人們的生活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困難，「但是，只要堅定地走下去，未來充滿無限可能，光明或許就在眼前。」

穿過長廊，只見一頭 3 米長、2 米高的彩色大象巍然屹立，吸引了不少觀眾打卡，「大象在死亡時，會獨立離開，很有尊嚴。」羅鳴說，生與死是自然規律，需坦然面對，「將大象做成彩色，象徵一個新的開始。」

《綻放》取火焰的陰陽面，以藍紫和橙紅色為主，象徵生命的怒放。「我是一個性格要強的人，命運越壓我，我越較勁，不服輸、不低頭。」羅鳴說，四件作品其實是四個場景，也可以看做一件作品的四個部分，代表了她的人生狀態。在脆弱或困難的時候，要有直面困難甚至死亡的勇氣，置之死地而後生，才能讓生命如花綻放。

## 「關注生命」是主題

「施揚的作品數量、種類最多，場面壯觀，聲勢浩大，好比一個『大合唱』；羅鳴只有四件作品，猶如一個多愁善感的少女在輕聲吟唱，娓娓道來的故事觸及人的心靈。」崔付利說，兩人的作品風格反差非常大，卻在「關注生命」的主題下實現了琴瑟和鳴。

早在 2006 年，施揚便開始涉獵櫥窗設計，通過 10 餘年的堅持奠定了中國「櫥窗設計」行業的基礎。而羅鳴出生於成都，從小學畫畫、愛做手工，在新加坡留學期間開始接觸櫥窗設計，2010 年回國後，她一邊幫父母打理生意，一邊參與櫥窗設計。2019 年，施揚與俄羅斯團隊合作實施上海東風商廈櫥窗設計項目，面向全國招募志願者，羅鳴應聘成功，「我倆日常交流較多，思想觀念上經常『打架』，有時會爭吵甚至拍桌子，但最終總會達成默契，有一種相愛相殺的感覺。」羅鳴說，是次展覽由她先提出來，當時施揚對她「無事找事」，然而最終還是積極參與了進來。

「以前，我們做商業設計只能從甲方或消費者渠道了解作品的評價，辦一次專業的藝術展可拓寬社會評價反饋的渠道，以利今後不斷改進。」在具體設計過程中，兩人如小孩般相互藏着掖着，前期都不知道對方設計的作品。「在 3 分鐘內，如果觀



《微-Beauty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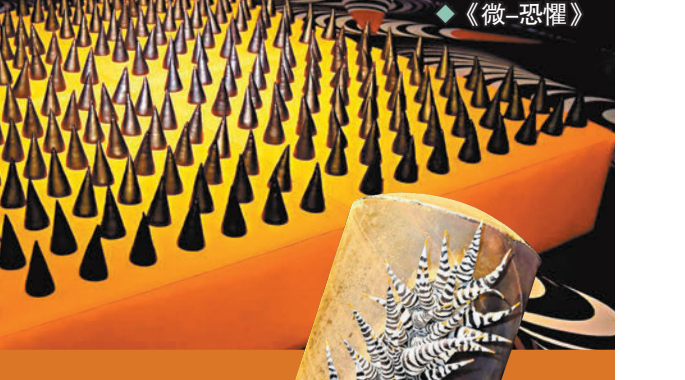
觀眾與作品《靜默》零距離接觸。



《微-尖強》



《微-磁場》



《微-凝視》



《微-恐懼》



《微-冷漠》

## 記者手記

### 策展人許燎源：顛覆性方式呈展 求與觀者共鳴

「傳統藝術展更偏重展示，要求大眾以一種『朝拜』姿態觀展；是次展覽更像一個藝術『項目』，需要根據空間重新構建作品，觀眾可融入其中甚至成為作品的一部分。」總策劃許燎源說。是次展覽有三大特點：一是「反商業」，突出展覽的創新性、藝術性，符合「當代藝術」的特徵；二是「反經驗」，策展之初便有一個明確的指向，打破傳統思維和以往經驗，不能照搬櫥窗藝術；三是「在地性」，根據空間和地域實際，進行創作設計和布展，突出展覽的唯一性。

「櫥窗藝術起源於西方，在移植、借鑒的『拿來主義』影響下，很容易造成展覽『雷

同』。」許燎源表示，是次展覽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藝術場景，藝術家甚至用自己的靈魂和身體進行創作，完全顛覆了過去的傳統經驗，激發了觀眾的參與慾並引發思想上的共鳴。此外，是次展覽的策展、布展完全開放，沒有對藝術家做出限制和要求。但是，師徒二人不約而同地想到「關注生命」，在全世界面臨疫情、戰爭的大背景之下，具有很強的時代色彩。「對白」「雙重奏」……最終，敲定展覽的名稱為「未曾經驗」。「師徒二人第一次辦藝術展，而且以這種方式辦展，完全超越了他們以

往的經驗，對他們是一次極大的挑戰。」許燎源說，「未曾經驗」的名稱由此而來。

## 數字技術復活千年瑰寶 將莫高窟「搬」進北京

絲綢之路孕育了敦煌。千百年來，東西方文明、多民族文化在這裏碰撞融合，造就了敦煌獨特的魅力。如今，數字技術讓千年以前、數千里之外的敦煌不再遙遠。正在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（北京）舉辦的《絲綢之路上的敦煌——數字敦煌展》，讓敦煌壁畫、洞窟、彩塑等燦爛的文化遺產得以重現。一些已經關閉、不對外開放的洞窟，以數字化方式獲得新生，讓觀眾近距離「觸摸」華夏文明與外來文明交織發展的印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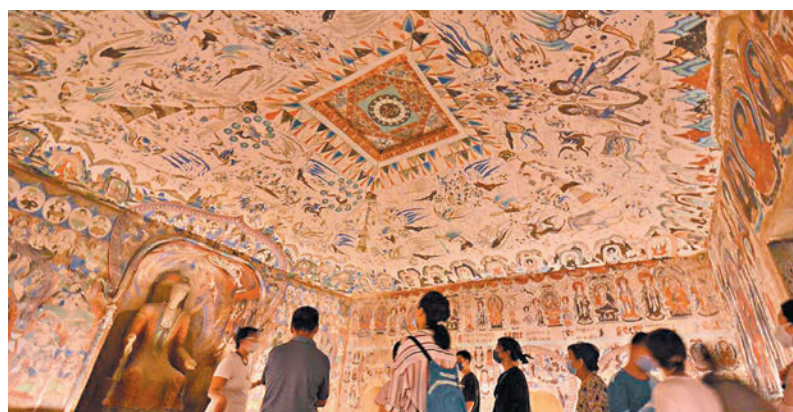
在總面積約 1,600 平方米的展區內，敦煌研究院的近 50 件（套）文物數字化研究成果依次陳列：不僅有 25 幅高保真數字化壁畫複製品、6 尊彩塑複製品，莫高窟第 3 窟、第 285 窟的複製洞窟，還有 5 件仿製樂器和 10 餘件配套展品。絕大部分展品是首次在北京展出。其中不乏敦煌莫高窟著名的壁畫及彩塑代表，如五台山全景圖、水

月觀音圖、反彈琵琶圖等。敦煌莫高窟第 3 窟是濕壁畫的典型代表，同時也是一個病害窟。「壁面上起了一個個小水泡，水泡會集結着顏料層一塊脫落。有專家分析，過不了多久，這個窟所有唐窟內容就可能消失殆盡。」展覽負責人唐麗介紹，雖然原洞窟已不對外開放，但通過數字還原，得以在數字空間永存。

此次數字敦煌展將持續 3 年，這是敦煌研究院首次在北京舉辦如此長時間的展覽。展期創新紀錄，得益於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。通過數字掃描技術，敦煌石窟的建築、彩塑、壁畫，經掃描、儲存、轉化加工，形成數字化成果。「三維掃描和 3D 打印技術還原了彩塑的神韻，三維重建和藝術復原等比例複製了彩塑形貌……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呈現出敦煌彩塑『靜中似動』的藝術魅力。」展覽講解人員介紹。

第 61 窟的五台山全景圖，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畫。作者以鳥瞰角度呈現五台山全景，表現了 60 多處寺院建築、山川景色。在原窟，這幅圖全長 13.45 米，高 3.42 米，遊客只能略窺一二。而借助數字手段，此次展出的數字化五台山全景圖以 4,780 張高清掃描素材拼接而成，能夠讓觀眾一睹全貌。

「數字敦煌」構想最早提出於 20 世紀八十年代末，歷經數十年發展，已取得一大批數字化成果。截至 2021 年底，「數字敦煌」項目已完成敦煌石窟 268 個洞窟的數字化採集，164 個洞窟的圖像處理，45 身彩塑、146 個洞窟、7 處大遺址的三維重建，162 個洞窟的全景漫遊節目製作，5 萬餘張歷史檔案底片的數字化掃描，建立了逾百人的數字化專業技術團隊。留住可能消逝的文物，也是文物數字化的意義所在。始建於公元 366 年的敦煌莫



觀眾參用數字技術複製的等比例敦煌第 285 窟。

高窟與其他文物一樣，面臨保護之難：光照褪色、結構失穩、風化破壞、水害侵蝕、壁畫酥鹼……面對文物的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，運用技術手段實現文物的永久保存、永續利用。

目前，敦煌研究院已形成一套適用於不可移動文物壁畫的數字化方法，不僅將多種成熟技術廣泛應用於敦煌石窟的數字化保護中，還編制了不可移動文物的數字化

標準。研究院表示將進一步加快數字化設備和軟件研發，提升文物數字化技術水平。「希望『數字敦煌』不僅能讓更多觀眾感受敦煌的藝術魅力，領會中華傳統文化的傑出成就，提升藝術鑒賞力，增強文化自信，而且能推動敦煌文化進一步走向世界，促進『一帶一路』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。」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說。

文：新華社